

增書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
 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
 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
 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
 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
 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
 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

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顏
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
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三十餘人
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
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
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顓等知龕
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
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
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
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

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
序當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
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
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汚舉頑用器
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
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
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
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
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
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即將王含以族

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
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
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新
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
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名王哀矜用刑曹
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來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
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掇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
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杜云伯督運

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
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代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
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
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極楚之下無求不得囚
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胤屬李匡幸荷
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
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
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孟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
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書見彭生為豕刑殺矢中妖青

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顓曰顓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郡為兇害公於廣東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訥赤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顓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墜矣隗荅曰魚

相志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
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
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
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眾屯金
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
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齮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
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
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為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
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冲中

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温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
為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
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
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眾八千救之以敵彊不
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為冠軍將
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
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
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
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
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

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
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
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
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
武應期祚隆淮海振軋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
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
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
雲旗而霄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
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

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
薪之喻臣墜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
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
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相王賢舊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
璣之詠弗聞景毫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
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
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踈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
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
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

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為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

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鬲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之志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

國子監刊
之喻躉廻聖恩大詢群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
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群才助
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
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兄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
實非縻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
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
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
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
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
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

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
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
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
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閭閻所殺司空
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
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
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

國子監刊
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壯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叅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

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

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

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之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

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墩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從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彛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彛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達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

稱是桓玄篡位以達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
 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
 暢弘謀起兵韻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
 所在達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
 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
 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
 惟小弟騁被宥為給士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
 氏素茂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
 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弥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
 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
 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
 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
 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
 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
 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
 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

晉書卷之九十九
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
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
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
之竒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騶曜質廊廟
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
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
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
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
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
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
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弼加若思前
將軍未發而弼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
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
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
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
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
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
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
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
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

國子監刊
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
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
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
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
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
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
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
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
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
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允祿大夫

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
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
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
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
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
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
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
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

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

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知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

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扶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際漸旣脩建䟽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太司農

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吳能媒也司徒掾同郡黃嵩有清操見顓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顓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罷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顓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傳容尋叛迎蜀賊杜弢顓

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
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顓雖退敗未有裨
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為揚武將
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復以為軍諮祭
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
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
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
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
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
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耻俯
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
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社意不宜冲讓
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
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
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
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
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
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

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
夫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
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
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已復禮者
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
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
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
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
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
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

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
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
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
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
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
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
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復疆忍
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旣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

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畏敬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

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擣菹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而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官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

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力救
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
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
甚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
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
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
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顛三子閔恬願

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
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
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悞望對曰王敦
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
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
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國子監刊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
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
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
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
復爲又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
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
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常坐誅鄉人錢舉匿之
周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
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
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
弟願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願並歷鄉守
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
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
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
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

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惟凶慝

列傳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

中郎諸葛攷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又之非攷浮躁
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詰之詹與攷有舊歎曰諸葛
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攷聞甚愧鎮南
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
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
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州假詹督南平
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
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
令不一詔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

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
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
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
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
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
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
事賜爵穎陽鄒侯陳人王冲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
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

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土疏陳便宜
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
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
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
享世殆叅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
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
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
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
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

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
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
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
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
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
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
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

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
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維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
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
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勳乞廻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
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
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
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
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
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
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
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
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
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
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
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
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
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
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
勸必行故歷世長義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

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
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
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
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
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
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
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
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木伎道
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
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

謂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
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
曰每憶密計自沔入山州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
東忽然一紀其間事以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
鎮奮楚吾承乏幸會茲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
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
我與長即幽冥未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
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維休
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

年五十三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肅祠以
嘉年于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美有表其歷六郡
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胤之
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
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仇讎置
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
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
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射耕隴畝不煩人役靜
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
身特立短褐不掩形策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厲不為

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廿六分明公輔亮皇室恢
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以春於京輦採秋實
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名付以列
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
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
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
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
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加東秀才為吳王常侍討

石末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
狐今卓見天下大亂察官東歸前至座賜與陳敏相
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
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
頊朱准橋南命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
卓卓素敬服榮且以相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
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歟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
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行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
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

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逢特聽不試孝廉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損益當須博通
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
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
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
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
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
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

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
身不仕卒於家卓尋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
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佑
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
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
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叅軍
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
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
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惟還報卓卓
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
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
吾情本不尔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尔誰能
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
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
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
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
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
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躡亂隴

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
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
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
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
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願
聖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
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
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
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而於天子邪使大將

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
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
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
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
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
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
豈士合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收將軍之舉武
昌若摧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
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

同治通志卷之四十一 平定年四十一
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
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
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
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
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
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
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
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
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
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臣四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
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
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
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
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
子行參軍印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
吾家計急不得不尔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正
師敗績敦求臺駙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
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
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
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

昌敗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
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
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
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
在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
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
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
卓轉更狼狽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
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
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
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
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誠
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
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
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悺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
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

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
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
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馬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
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
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衷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
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
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

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
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
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
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
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
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
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
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
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
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

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
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逆
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
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
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
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
既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壯征選
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願
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尚書郎實欲
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

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
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
禮拊心未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
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
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
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
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
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
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柰何哀孤之日
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棄其志服闋爲世子師

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
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
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
是制出母齊衰春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
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謀
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
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
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
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
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
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
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
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
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許
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義斷離絕之

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
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
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
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
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
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
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
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輝耀

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
組煒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
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
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
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
進壺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
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
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

中共叅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
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
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
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
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
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
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大群心則戰戍
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
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
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

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
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
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
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
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
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
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襄貶為已任勤於吏事
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
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

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鄉恒無閑恭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痴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爾邪壺庶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持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時庾亮以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歲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密書曰元規名峻意之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何事何吾人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名之峻其群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以廢刁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

此情言與一舉一動莫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
藩任而今慢出言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
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
使無傷如何臺司馬任台勸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
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
哉峻果稱兵臺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
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
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
戰於陵西為峻所破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
數臺性直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臺與諸軍

驛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
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眇盱見父沒相隨
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
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眾望謂宜
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
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
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
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臺委質三朝盡

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檣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

萃于一門珍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瓜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

復奏陷卞氏後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
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
擊王弥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
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
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
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
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
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
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

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
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
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
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
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
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
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

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耻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子治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稔爲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若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

賢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
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
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
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
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
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
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
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

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和初遭母憂去官衰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哭至墓所哀感路人及
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
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
盡以妻孥入虜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
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制禮章闕超躬率將士
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大大雨道路沈陷超與
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
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
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因具書集超等時錢鑿米

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統切夕臣節愈恭帝時年
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
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
超與懷德令臣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
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
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
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宥之乃請於帝帝曰
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
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祖近地葬之使出入得
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虛歷事三帝

鍾雅

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詭故士人皆安
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
內史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掾早終雅少
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
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
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
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
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

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
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
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
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
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
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内史錢鳳作逆加
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
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
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
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
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王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
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
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
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比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
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
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
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
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

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叅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非卓伐暴寧亂庸績允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下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赤在難弥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

斯寄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曹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賞言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互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

長沙王又以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愛其
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
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傳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
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
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
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以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踣
跡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
害賊臣舖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處
職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謬譖之言顯扶翼皇

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火命有在夫以漢祖之
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
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
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
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
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
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時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
夏之隆龍躍海嶼之靈
我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
王宗收雄俊廣延
口堪其明其賞信仰惟天

千蒙塵艱官外矯詔命
詠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
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
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
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
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
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
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
謙日異之德躬吐握求賢
之義傾府庫以振貧乏
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
含竒謨於朱脣握神策於
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
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
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
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直
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
誠跋涉荆棘重爾而至櫛
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
宓佐大猷道險時吝未

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
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
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
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
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
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
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
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
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

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
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
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
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
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
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
速變而成禍介如石馬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
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叅
軍專掌文疏豫叅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
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叅軍王廙造表

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卽在表
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
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書
監不拜轉彭城内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封内史
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
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
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
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
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能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先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列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

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私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瓦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

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良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

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叅軍是時琅瑯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及園陵逆寇

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
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
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
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
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
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
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
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
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
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

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
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曰赦賜
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
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
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
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
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令威儀牽掣
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
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

雷電震暴兩非時深自尅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
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
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飡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
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
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旣敗七年
不飲酒食肉况此耻充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
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
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
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

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
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
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
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
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
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
非轉見排退陸沉沉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
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
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
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

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
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
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
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
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
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
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艾陋舜拔賢於
農兜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
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徵物
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
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選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
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
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還乃
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
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為王敦主簿終於鄱
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
著稱初為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
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
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
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
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
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
騶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
東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

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
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
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
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
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
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
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譎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
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散
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
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

晉傳四十一
一
黑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重
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
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
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
信開以生塗杜跋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
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
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
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
小賊方蹙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
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
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
可長况虎兇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
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
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
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
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獎之極劇
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
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
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
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盖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

蒙嶽不以為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
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
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
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
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
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
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
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歸旗廣
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
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
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
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鎖謬蒙獎育
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
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
中外戒嚴將自征殲會殲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
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
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
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
堅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頤

陳頤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頤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允最大守劉享援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衙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

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莪高三尺不足成材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頤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蕪準之舉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豈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茲廉而州將留之頤薦為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泠若得參嘉命必能光

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之於豫土令顧慶
急藏文之賁州乃辟保齊王固起義州遣顧將兵赴
之奔駟馬都尉遣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
為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瑋薦顧於元帝遷鎮東行
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顧與王道書曰中華所以傾弊
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
浮競驅馳互相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
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福
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
先由近始故出其言甚卑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

劉授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
興可冀耳是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
解故以避事任顧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
心恭肅更以為俗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
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
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
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
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
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為常式較之曰聖王惡爵賞功
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
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
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權濟難
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
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
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
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類以孤寒
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
徵父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
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

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
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
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
二三日殫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
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垂
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
之選腹心之吏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
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顧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
為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
妬說顧年老耳聾侃召顧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之

年六十九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問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父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按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

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沓
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
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
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
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
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
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
遷侍中是時謝方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
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粗

陳其意崧便為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
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玄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
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嘗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
免卒於家子者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
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族炎運載昌稱狩之師
金行不荒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
委質之占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
王臨金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空存懷楠之佐乎崧之詆
溫顧之與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

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桓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替曰臨湘遊藝于識英發論名遠賴陳書早越孝文

忠譽嘉言斯踐茂高器鑿彫章尤善侯爵松傳高明

顯

此卷之末也其後有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